

少年阅读指导

名家名篇赏析

洪迅涛 主编

名家名篇赏析

洪迅涛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插页2 225 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

书号: 10113·421 定价: 1.48元

ISBN 7-219-00133-9

J·24

序

陆继青

在很多场合，听到反映说：现在作文范文选，出了不少，有的少年儿童报刊，作文几乎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孩子们、学生们，看了这些作文，按理他们的作文水平，应该大有长进。可是，教师们、家长们却发愁而焦虑地说：近几年，孩子们、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普遍下降了。

问题的原因何在呢？

前不久，我在上海一个区的几所学校深入生活，曾经向一些教师、学生作过调查，发现孩子们看儿童文学作品很少，有一个班，四分之三的学生，一个学期中，课外没有读过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他们除开读课本上的那些短小作品外，就是看看电视和连环画。看过儿童文学作品的学生，也只能说出个书名，许多人讲不出内容，说忘记了，很可能也没有好好看。家长见孩子作文水平低，只顾买些作文选本给他们读。学生作文时，常常就拿作文选里的作文来套，有的索性一字不改大段大段地抄。批改的教师，没法把所有的作文选都看，所以有时抄袭来的作文还加以夸奖，说写得好，在课堂上宣读，引起了哄堂大笑。

这都说明了，要提高孩子们、学生们的作文水平，光读课文上那几篇作品，或者读些作文选，那是不行的。应该要他们去好好读些儿童文学作品。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一部《名家名篇赏析》。我们从众多的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选出了一部分小说、散文、童话、科学文艺等样式的作品来。这些作品的作家，大多是我国孚负盛名的文学大家，在文学方面有重要的成就，有的还是专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专门家，为少年儿童们所熟知。这些作品，写自各个时期，也在不同时期的报刊上发表过，有的出过书。这些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都是有定评的，为少年儿童的喜爱。

这不仅仅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品选，儿童文学作品选也出过许多本了，但那是为促进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检阅儿童文学的成绩，等等目的，而编选的。现在的这个选本，则是以向广大少年儿童提供课外阅读材料，增强学生们的文学欣赏能力为宗旨的，目的在于帮助提高少年儿童们的作文水平。

孩子们、学生们作文水平低，主要是文学根底太薄，这是基本，要提高，必须从这个基础工作上去着眼。

这本书，每篇作品都请专门家写出了分析文章，附印在一起，学生们读了这些名作以后，再来读一读后面的分析文章，那就可以进一步领会这篇作品好在哪里，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学习。经过多读，多分析，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就会增强，作文水平就会提高。

所以，这一本文学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工具书。希望广大的少年儿童，重视它、应用它。

翠

BF85/15

目 录

序.....	洪汛涛
--------	-----

· 小 说 ·

●茅 盾／少年印刷工.....	3
含着眼泪的挣扎／郑万泽	
●王愿坚／小游击队员.....	21
高潮迭起的战斗故事／郑万泽	
●刘 真／长长的流水.....	40
最崇高的感情／郑万泽	
●洪汛涛／蛇医传.....	63
他从平凡中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郑万泽	
●季 康／蒙帕在幻想.....	86
幻想的翅膀，飞翔吧／郑万泽	
●徐 慎／换了人间.....	114
情真意挚，感人肺腑／郑万泽	
●李俊民／杜甫回家.....	129
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郑万泽	

· 散 文 ·

●冰 心／咱们的五个孩子.....	145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程逸汝	
●秦 牧／回 国.....	162
拨动了我们的心弦／程逸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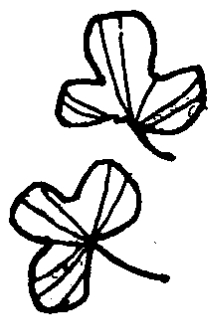
- 任大霖／童年时代的朋友…………… 183
深沉的回忆／程逸汝

· 童 话 ·

- 巴 金／长生塔…………… 201
一面生活的凹凸镜／方仁工
- 严文井／浮 云 …………… 215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方仁工
- 钟子芒／孔雀的焰火…………… 224
把美丽和幸福带给人们／方仁工
- 贺 宜／象蜜蜂那样的苍蝇…………… 235
谨防假冒／方仁工
- 吴梦起／老鼠看下棋…………… 249
不自量力者的写照／方仁工
- 陈玮君／龙王公主…………… 265
一曲勇敢的赞歌／方仁工
- 赵燕翼／五个女儿…………… 281
一篇优美的诗／方仁工

· 科学文艺 ·

- 郑文光／海姑娘…………… 295
异想天开，预见未来／程逸汝
- 鲁 克／闪光的蛇宝石…………… 303
浓郁的民间风味／程逸汝
- 童恩正／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309
我们时代的科学神话／程逸汝



小说



少年印刷工(节选)

一

叮当，叮当，叮当——

一天里最后一次的下课钟打得分外响亮似的。私立现代中学各教室里头就象坍倒了一片缸龔店。大约过了五、六分钟，教室里静了，外边运动场上闹哄哄的声音却一点一点大起来。一个初中学生家里的有钱没钱，在教室里也许倒还不大看得出，可是到了运动场上却就分得明明白白了。有钱的学生脱掉了外盖的蓝布校服就露出一件精美的羊毛运动衫来。因为这是春假后第三个星期，正用得到羊毛衫。

然而羊毛衫的一队里，也有个等级。最高的一级，家里有包车，早就来在校门口等候；周家宝就是属于这一级的。他实在是十六岁，看去倒象有十八、九了，生得浓眉大眼方嘴，红春春一张圆脸。他走到校门口，高叫一声“阿三”，就将他手里的皮书包抛了过去。阿三就是周家的车夫，一手接住了书包，一手就拉着车靠近校门来。

比周家宝后一步出来的，是他同班的赵元生，十五岁；照年龄算，这个赵元生却也生得并不短小，可是他那一张淡黄色的面

孔就摆明了他近来吃得太少太坏。

周家宝一脚踏在包车上，扭转头去对了赵元生一边吹口哨，一边说：

“嘘嘘，赵元生——来！有句话跟你说。”

赵元生用疑问的眼光朝周家宝脸上相了一相，就走到车子旁边。周家宝仍旧尖起了一张嘴“嘘嘘”地吹着，伸出一个中指来在赵元生脸前晃了一晃，狂笑着叫道：

“没有什么——请你吃——哈哈！”

赵元生脸上突然一红便又转白；他盯了周家宝一眼，转身便走。

“喂，喂，喂，赵——！”周家宝在后面喊着，三脚两步赶了上来，一手挽住了赵元生的臂膊，当真从裤子袋里摸出两三粒可可糖，塞到赵元生的拳头里，一边笑得怪自然的说：

“开玩笑的。开开玩笑要什么紧！”

“不要！”

赵元生咬着嘴唇，摇一摇头说。他的拳头更捏得紧了。他这么一点点年纪，要他捺住了被侮辱的忿怒，又捺住了可可糖的诱惑，可实在不是容易的。他那淡黄色的面孔变白了，可是他那一对有精神的眼睛却红得象要爆出火星来。他快步走，他想要挣脱他那条被挽住了的臂膊。但是周家宝好象一块橡皮糖，让他粘上了身，要撇也撇不开。他跟着赵元生一路跑，一路就说道：

“当真有句话同你说——同你说，今天，今天的算学练习题，练习题，你做好了没有？老规矩，喂，老规矩，明天借给我抄一遍。”

赵元生站住了，忍不住微微一笑。这该是他作难他一下的机会了，然而他素来不会要挟别人，他只说老实话：

“我也没有演出来呢！”

“骗我干么！你是算学大家——我在操场上踢球，看见你一个人在教室里头也不抬一抬；你是算学大家——喂，照老规矩，照老规矩罢！”

“当真我还没有演出来。我没有做。我那时做的，是动物札记。”

赵元生说着就把眉头轻轻一皱。周家宝做算学虽然不行，猜人家的心事却是个好手；况且赵元生——这个“算学大家”，这个“算学迷”，会搁起了算学练习题不做，这也不是第一回。周家宝的一对大眼乌珠转了一转，就轻声儿说道：

“哦，我懂了。你没有做——你的算草簿又用完了。小事情。我的书包里就有新的。”

赵元生脸儿板板的摇着头。他并不是那种小气人：让人家抄了算学练习题就要谢意。然而他这半年里，的确受过了周家宝的不止一次的谢意——练习簿，铅笔，墨水，橡皮。他每次受下来，心里总是又苦又羞。要不是他看到他父亲实在没有钱对付这种消费，他一定不要人家的！他好胜，他喜欢做得慷慨大方些。特别是周家宝常常要和他开玩笑——例如刚才那一次，他认为都因自家受过他的东西，仿佛身份低了之故。

然而周家宝已经在那里叫道：

“阿三！拿我的书包来！快点！”

阿三正在懒洋洋地拉着车子走来，听得叫唤，就快跑了几步。

“就在这车夫面前受人家的东西么？死也不要的！”——赵元生心里猛可地这样想着，脸上就飞红了；他一挣，挣脱了周家宝的手，翻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尖声怒叫“不要！不要！”头

也不回。

他跑到了前面电车轨道处，周家宝已经赶上来了。把两本崭新的算草簿塞在赵元生手里，那周家宝就淘气似的说道：

“小意思。老朋友。喂，老规矩，老规矩！”

赵元生手一扔，两本算草簿以及他自己的新闻纸包好的课本都撒了一地。他呆了一呆。他不知道心里想些什么，可是他已经匆匆忙忙把课本和新算草簿都拾了起来，包在一处。这时候，他看见周家宝坐在包车上从侧面飞也似的过去了，还看见周家宝扭着身子转过脸来笑着叫道：“老朋友，老规矩，不要忘记！”

二

赵元生依着电车轨道向东走回家去。他有两本新算草簿在他那新闻纸包的书包里，就好象重了些。然而他的心头又好象轻松了些——后天算学教师要答案的时候，他有东西交出去。

他一路走，一路就想着受人家的东西是不应该的。他想起前年这时候他在小学六年级，比算草簿值钱得多的东西他也受过人家呢，然而那时候他也送人家东西。有时送他东西的好朋友忽然又和他不好了，翻起旧账来，那说话是比周家宝的“开开玩笑”要难受得多呢，可是那时候他也可以翻旧账，他并没觉得好象身份低了开不得口。

于是他就想到那时候他在学校里的情形。那时候他的姑夫又是他的级任教员李志明先生，每逢国文课时总要讲十分钟的“时事”——东三省有多少富源，“九一八”如何的伤心，义勇军如何在那里奋斗。那时候，他记得，他的姑夫又是级任教员的李志明先生总是把一对红得发亮的眼睛盯住了全班组几个功课最好的

学生看着，声音尖得发哑地叫道：“你们——你们将来不是做亡国奴就是做救国的大丈夫，没有第二条路！”他记得，那时候他的姑夫又是级任教员的李志明先生的眼光确也射在他的脸上，他的心那时就发跳，似乎他那时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大声说道：“我要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大丈夫，死也不做亡国奴！”

他记得，那时候他和同学们到马路上募过捐，他和几个同学商量好如何乘火车去“请愿”：那时候，他常常做梦自家已经是一个大人，和一大群的人在车站上等候出发。

想到这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站住了，把胸脯一挺。

有一辆汽车咕的一声刚刚在他身边两尺光景的地方煞住，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汽车夫的凶脸从车窗里伸出来，把一大口唾沫重重喷到赵元生脸上，怒骂一声“阿木林”，就啾啾地开走。

赵元生吓了一跳。他倒退一步，定下心来朝四面看看，这才知道已经走错了路。他忘记了转弯了。

他回头跑。到得那应当转弯的地点时他看看街角上那片烟纸店里的时钟，长短针已经成为一直线了；还得一刻钟才能到家。他挂念着算学练习题没有做，英文也没有温，他就更加跑得快。

三

赵元生到家时，弄堂里的路灯已经亮了。他家住的是一楼一底房子的前客堂。他从后门进去，那狭长的小天井里的自来水正放得哗哗地响。二房东的女人朝他怪眉怪眼地笑，他不理会，就摸进了他的“家”。

客堂里的电灯还没有亮。二房东的“章程”要到七点钟这才

开放电火。赵元生只觉得他“家”里有客人——好几个客人，却看不清他们的面貌。他觉得有一个声音好象是他的舅父钱选青。他放下他的书包，拿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点，他的眼睛也和房里的黑暗习惯了，他看明了一位果然是他的舅父，另一位却是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子。他们两位一排儿坐在东边靠墙的两把椅子上——现在他家只有这两把椅子了。

他的父亲赵勉之坐在朝外他自己的床上。元生忽然觉得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他父亲的眉毛眼睛都愁做一团了。

“阿元，你认认你的妹妹啊！”

这是舅父的不大自然的声音。赵元生心一跳。他哪里来的又一个妹妹啊！他本来有一个很活泼的妹妹，可是那一年上海打仗他们全家从战区逃出来的时候就失散了，千方百计打听总没有下落，都说是一定死了；难道竟没有死又回来了么？他心跳得很，定睛朝他父亲看，父亲的嘴唇皮发抖，却没有说话。他再朝舅父那边看，这才看见那位不认识的客人背后——那是在最暗的墙角头了，果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儿躲着。

赵元生心跳得说不出话来，三脚两步就到了客人身边，那客人却也拉着那小小的人儿出来，推她走到赵元生面前，一边说：

“这是你的哥哥罗，”口音象是江北地方的。

那女孩子低着头，木鸡似的站着。

赵元生只觉得鼻子里酸溜溜，一颗心好象胀大了一倍，从前他和他妹妹的快乐日子又象回到了眼前似的；他蹲下了身子看着那女孩子的面孔，低低叫一声“妹妹”，他自己也不觉得地落下了两点眼泪。

但是那女孩子转过身去，背朝着赵元生，仍旧那样不声不响地站着，木头人似的。

赵元生也跟着又蹲到她面前去。因为是朝外了，那女孩子的面孔就可以看得清楚些。这回她也不再逃避，她那一对小眼睛呆呆地看着赵元生的亮晶晶的眼睛。赵元生觉得这么呆钝钝的一对眼睛是非常陌生的，而且那低鼻梁，尖下巴，他脑子里也是连影子儿都没有；他慢慢地伸直了身体，朝他父亲看，好象在说：

“难道这就是我们那活泼可爱的妹妹？”可是他不忍说出口。

“不大象罢？阿元。”

父亲轻声说，叹了一口气。不——这虽然象叹气，可实在是松了一口气；这位老人家似乎巴不得大家都说“不象”，那就干脆少了一桩心事。

赵元生点了点头，又蹲下身去细看那女孩子。

那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这时就开了口：

“呵，赵老先生，不是那么说的。女大十八变，你的小姐是大前年走失的，八岁，今年十一岁了，人大了，模样儿自然要有点走动的。呵钱选翁，我这话可对？”

赵元生忽然又立直了朝那中年男子看，似乎也要说几句；可是这当儿他的舅父咳了一声，元生就转脸看着舅父。

舅父是相信那女孩子确是他的外甥女儿的，他对赵元生的父亲说：

“嗯，嗯，脸盘儿呢，是瘦了一点了；不过，这位周先生说是阳历一月三十号在沈家湾看见她在路上啼啼哭哭——嗯，你们不是在沈家湾失散的么？舍妹病重的时候，还对我说得明明白白，是沈家湾，是三十号。嗯，这位周先生问她姓什么，说姓赵，家里还有什么人，说有两个哥哥；那，勉之，你看不是对得很么？”

赵元生再看他父亲。他父亲只是瞪出了眼睛，张开了嘴，不

说话。

“你姓赵？”元生拉着那女孩子的手，轻声说。

那女孩子点了点头，似乎也说了一句什么，可是听不明白。

赵元生忽然想起他妹妹手腕上边有一点痣，而且记得仿佛是在左手腕上；他马上拉出那女孩子的左手来看，可是没有；他再捉她右手，慌慌张张把她的衣袖一捋，那女孩子就哭起来了。这时候，赵元生又听见那中年男子说：

“我养了她三年多，本来当她是我自己的女儿，我又没有女儿，这回是——前几天听得钱选翁说起府上走失过一位小姐，算算地方、日子、年貌，都刚刚对，今日就带她来认一下，内人还舍不得呢。”

“嗯，可不是，真是天意，天意。这位周先生还是上月里才搬到我住的那个弄堂，她们女人家到老虎灶泡水，一回两回熟了，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这才知道我们外甥女倒好好儿收养在他家里。嗯，可惜舍妹早死了一年，见不到了，见不到了——可怜，舍妹只有这个女儿！”

赵元生听他的舅父讲起了母亲，立即就想到父亲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妈妈是被活生生逼死的！”他近来很懂得父亲这句话的意思了。父亲的店铺吃了炸弹，好好一个家只剩得几个光身子，妹妹又丢了，父亲又搁起了大半年找不到事——这都是逼他母亲死的！元生觉得胸膛里象有一团火，而这团火又直冲到他眼睛里。而现在，父亲找到事也快一年，哥哥是三个多月前进了银行当练习生，走失的小妹妹原来好好地在那里，如今又回来了，可是母亲早已死了，母亲死的时候喘了半夜，说一家人都要饿死。元生忍不住哭出声来，抱住了那女孩子说道：

“妹妹记得妈么？妈死得苦！她是苦死的！”

但是那女孩子只睁大了她的呆钝钝的眼睛。

“你记得么，妈——打仗，逃难前几天，妈还买了一套新衣裳想给你新年里穿的，红丝绒的褂子——后来逃难的时候，你，你定要穿了这套新衣裳走，记得么，先是爸爸抱你走，后来换了大哥，后来——”

元生的话被眼泪梗住了，他用袖子抹了抹眼睛，看那女孩子。然而那女孩子好象什么也没听懂，只是瞪大了她那呆钝钝的眼睛。

这当儿，电灯忽然亮了，元生自己做不得主似的闭了眼睛，但立即睁开来抬头望着他的父亲，又看着那位叫做周先生的中年男子。父亲似乎懂得了儿子的意思，便叹了一口气说：

“可不是，她都记不得，都不认识——连我也不认识。”

“咳咳，这个，赵老先生。”那姓周的赶快接口说，“刚才我也说过，打仗逃难的时候她吓昏了，到得我家里一场大病，足足有半年功夫，这是死里逃生，难怪她忘得精光，况且年纪也小着点儿。”

这时候，舅父钱选青走到赵老头子身边坐下，侧着头轻声说道：

“人是不会错的，嗯，不会错的。近来，这位周先生光景也困难得很，放在他那边会——饿死。难道你就光着眼看她饿死？”

赵勉之苦着脸不作声。他一只左手只管发狠地揪着下巴的胡子根。过一会儿，他摇着头呐出了一句：“在我这边也是一个饿死。”说着他就用他的长指甲弹去了一滴眼泪。

那位姓周的双手捧住了头，似乎在那里想心事。

赵元生也仿佛听到了他父亲那句话。他心里一跳。他正想往